

佛敎名籍選物

方廣鋁 編纂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般若心經譯注集成

趙樸初題



佛經名篇譯物

方廣經 編纂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般若心經譯注集成

趙樸初題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般若心經譯注集成 / 方廣錫編纂.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2  
(佛學名著選刊)  
ISBN 978 - 7 - 5325 - 6115 - 5

I. ①般… II. ①方… III. ①大乘—佛經②心經—注釋③心經—譯文 IV. ①B94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223829 號

佛學名著選刊

般若心經譯注集成

方廣錫 編纂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崇明裕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 × 1092 1/16 印張 32.5 插頁 5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2,300

ISBN 978 - 7 - 5325 - 6115 - 5

B·752 定價: 8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 《佛教名著選刊》出版緣起

佛教創自公元前六世紀，在從印度向東流傳之時，業已同希臘—羅馬文化和中亞文化有了廣泛的交流。自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至今兩千年中，佛教帶來的印度、歐洲、中亞文化，豐富了中國人的哲學理念、思辨邏輯和人生態度，也促進了漢、藏、蒙、滿等各民族的文化交融。佛教已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人的社會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中國固有文化也對佛教的延續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中國文化對於佛教的融合、改造，除了體現在對印度佛經的翻譯過程中，更主要的體現在各個時期涌現的大量經疏、律疏、論疏和諸宗、史傳、事彙部等著作中。早期採用以儒、道與之相比附的「格義」方式，其後則產生出大量既契合佛法又符合本土民族心理的論著。自隋唐以後，或由所宗奉的經典形成諸多學派。

編輯出版《佛教名著選刊》，側重介紹中國佛教，或者說，是通過印度佛經闡述的中國化的佛教主張。本叢書第一輯主要選取對中國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佛經注本，如《楞伽經》、《金剛經》、《般若心經》、《維摩詰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楞嚴經》，盡量採用「集注」、「集解」本，兼及佛經原典和中國闡述相結合者，使讀者得以對東西方思想加以對比瞭解；選取中國佛教史上最主要的傳記著作，如《祖堂集》、《高僧傳》、禪宗

語錄等，以明曉宗派傳承和哲學智慧；選取過去受關注較少而充分體現中印文化關係的因緣譬喻類書如《經律異相》，以拓見佛教經典的世俗內容。關於每種入選典籍的具體介紹，讀者可參閱各書前的《出版說明》。

本社曾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編輯出版《佛教名著叢刊》，頗受歡迎；今遴選其中十種重印，以應需求。今後將繼續刊印重要的佛教典籍，弘揚優秀的古代文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

## 出版說明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以下簡稱《般若心經》）屬佛教般若類經典。它言簡意賅，流傳廣泛，影響極大，是我們今天研究佛教的基本典籍之一。在從三國至今的漫長歲月中，《般若心經》曾被譯出二十一次。這些譯本有的流傳下來，有的則亡佚了。流傳下來的譯本散見於各處，給閱讀、研究《般若心經》造成一定的困難。一九一九年北京刻經處編印的《心經七譯本》及《日本大藏經》所收《梵漢般若心經異本集》（共收梵、漢《般若心經》十一種）是當時較為詳備的本子，但仍未能把所有的譯本網羅齊全。由於《般若心經》在佛教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故歷代註疏者甚多。據不完全統計，約在百人以上；流傳至今的，亦超過八十種。但這些註疏也散見各處，甚不便於檢閱。

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後，一大批過去不為人們所知的古文書重見天日，其中有不少《般若心經》的譯本與註疏。這些資料，有的已為研究者注意並已作了初步的整理與研究，有的則尚未引起人們的重視，還有待整理。

為此，我們出版這本《般若心經譯註集成》，網羅、整理了目前能搜集到的梵、漢譯本十八種（其中漢文意譯本十一種，漢文音譯本四種，梵文本兩種，存疑一種）及唐宋間註疏十八種（其中存疑一種）。上述三十六種譯註中，有十三種是從敦煌遺書中整理

出來，或據敦煌遺書校勘的。各種譯註，部分據《中華藏》、《高麗藏》、《卍字正藏》、《卍字續藏》及《日本大藏經》影印；部分據房山石經拓片及刊本抄錄；部分據敦煌遺書整理後，由整理者校錄成文，並加標點。錄校本所據之敦煌遺書，一般均將照片附後，以備查攷。關於本書的選輯、整理、校勘及其它一些問題，請參見整理者《前言》。

《般若心經》尚有藏、蒙、滿等諸種文字的譯本及藏、蒙、滿、梵與漢文的合璧本傳世。此次均未收入，特此說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三月

## 序

任繼愈

方廣錫同志相從治佛教文獻學有年，於敦煌手寫佛教文書致力尤勤。其《般若心經譯註集成》搜集到唐以前及唐宋間譯註三十六種（其中梵本二種），國內可能找到的，基本上沒有遺漏。今後抑或有新的發現，估計亦不會太多。該《般若心經譯註集成》是一個比較完備而可信的資料匯編，值得向讀者推薦。與方廣錫同志過從多年，他請我為他的書寫一篇序，我接受了這一要求。借《集成》出版的機會，我願發表個人關於資料建設的一些看法。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根基深厚，外來文化進入內地，首先要經過嚴格的選擇，取其所需。佛教典籍傳入後，除大量系統翻譯著作外，還有更大量的註釋及專題研究。據不完全统计，全部佛教文獻資料約為四千餘種，二萬三千餘卷。號稱「經典」的也有數千卷之多。佛教文化早已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浩如煙海的著作中，有些譯著寫成後即無人問津，束之高閣。數萬卷的典籍中，真正引起人們的關注並發生廣泛影響的不過十來部。其中流行更為廣泛，達到家喻戶曉程度的經典不過三、五部。這三、五部中就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由於它影響深廣，於是這部經典從晉到唐宋由不同時代的作者一譯再譯，乃至多次翻譯，並出現多種註釋。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值得專家們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般若心經》文字簡煉，觀點明確，只要受過佛教的基本訓練的讀者不應產生歧義，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還應看到，自孔孟以來，歷代學人多半以述為作，有的註釋忠于原著，有的借題發揮，如孔子、孟子稱引經書多用這種方法。有的註釋與原著宗旨背離極遠。像《莊子註》即與《莊子》原義背離。如果有人靠註釋去理解原著，有時可能會上當。但註釋是當時特定社會歷史的產物，它帶有時代的、地區的、學派的特殊色調。靠它來理解原著未必可靠，用以研究註釋者的思想觀點和體系，則是十分可靠的資料。讀古書不可不知。

我國正處在文化建設時期，新文化的形成離不開舊文化。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已初具規模，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尚在探索中。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已收到成效。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傳統文化（如儒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相結合，迄今還沒有找出一條通暢的道路。當前有人企圖發揚儒家孔子思想以抵制外來腐朽思想的侵蝕，也有人想用新儒家思想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的不足。這種設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未免把新思想體系的建設看得太簡單了。只要回顧歷史的經驗，不難看出偉大思想體系的出現，往往經歷幾百年的反復實踐，選擇才能產生。它必然是對以往所有舊文化全面揚棄的結果。

一種偉大體系的完成要具備三個必備的條件：第一要有一個較長時期的穩定政治環境；第二要有廣泛、完備的資料；第三要有卓越的思想家。今天我們社會主義文

化建設當務之急是資料積累。說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積累資料的時代並不過分。這是我們這一代文化人的歷史責任。如果不甘心做資料工作，或勉強創立體系，即使創立出來也只能是低層次的、短命的體系。

資料工作做得越充分，迎接未來的新體系越有盼頭。《般若心經譯註集成》的問世，給學術界添磚加瓦，這也是對學術界的一份貢獻。願為此目標和年青同志們共勉。

一九九〇年春，于北京

## 前言

方廣錫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簡稱《般若心經》或《心經》。傳統認為，「般若」一詞在梵文中的本意雖是「智慧」，但這兒所指的則是一種佛教確信的不同尋常的神秘智慧。為了突出它的這種特質，所以不採用意譯，而用音譯。「波羅蜜多」也是音譯，意為「到彼岸」，亦即從苦難污穢的此岸世界抵達妙樂清淨的彼岸世界。「心」，是指這部經典的篇幅雖然極小，却概涵了般若類經典的全部精華，是般若類經典的核心。因此，「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這個經名的意思，即是「以佛教智慧得到解脫的綱要性經典」。

歷史上也有人將此經稱為「般若多心經」或「多心經」。傳統認為這是割裂了「波羅蜜多」這個梵語詞而出現的訛稱。但近時有的學者考察了歷代經錄記載、敦煌遺書及初唐碑文等各方面的資料，提出「多心經」這一名稱在玄奘在世時已經出現，並在唐代廣泛流傳，其使用頻率要超過「心經」。因而主張從「多心經」到「心經」這經題的變化，反映了人們對《般若心經》觀念的變遷，並指摘後人用「核心」、「精要」來詮釋「心」字的含義，恐有訛誤，(一)這是一個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在此不擬作深入的討論。

般若類經典是印度大乘佛典中較早出現的一批經典。它主要宣傳大乘般若思想，即認為世界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而成，假而不實，本身並沒有一個永恆不變、自在自得的本性，沒有自我的質的規定性，這稱之為「性空」。但是，事物的自性雖空，產生這些事物的因緣關係却是存在的。也就是說，事物並非絕對地不存在，並非虛無，只是幻化不實而已，又稱之為「幻有」。佛教認為，只有把握這種「性空幻有」的道理，才能真正契合世界的真如實相，從而得到解脫。般若類經典並主張大乘即般若，般若即大乘，大乘般若無二。般若思想作為大乘佛教的理論基礎，在佛教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稱為諸佛之智母，菩薩之慧父。

般若類經典很早就傳入我國。現存最早的譯本是東漢支婁迦讖譯的《道行般若經》，十卷，又稱《小品般若》。其後陸續譯出的有《光讚般若》、《放光般若》、《摩訶般若》、《金剛般若》等十餘種。《般若心經》譯出的時代也較早，早在三國時，它的第一個譯本就由吳支謙譯出。其後，姚秦鳩摩羅什又翻譯過一次。不過，上兩個譯本的影響似乎都不大，支謙的譯本，譯出後時間不很長就亡佚了，至今下落不明。《般若心經》後來之所以如此被人們看重，這大概要從玄奘的《大般若經》談起。

唐顯慶五年（六六〇）至龍朔三年（六六三），著名佛教翻譯家玄奘以近四年的時間，精心譯出六百卷約四百八十萬字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簡稱《大般若經》。這部經典以其龐大的篇幅和深邃的思想而為時人歎服，以至被當作攘災鎮護之妙典而被人受持頂戴。玄奘本人也稱此經為「鎮國之典，人天大寶」，並說：「經自記此方當有樂大乘者國王、大臣、四部徒衆，書寫受持，讀誦流布，皆得生天，究竟解脫。」<sup>(1)</sup>但《大般若經》卷帙浩繁，閱讀、書寫均皆不易。因此，玄奘於貞觀二十三年（六四九）五月二十四日在終南山翠微宮譯出的，僅二百六十字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就受到人們廣泛的歡迎。從玄奘時代起，圍繞《般若心經》的翻譯，就開始出現種種神話傳說。這些傳說既是當時人們重視《般若心經》的證明，也為這部經典的進一步傳播推波助瀾和為它的不可思議的神秘功效，塗上層層神聖的靈光。人們出於各種目的，受持、讀誦、傳寫、流布《般若心經》。題寫在敦煌遺書若干《般若心經》卷子上的下列題記，可反映當時情形之一斑：

「弟子押衙楊關德為常患風疾，敬寫《般若多心經》一卷，願患消散。」（斯三二五二號）

「誦此經破十惡、五逆、九十五種邪道。若欲報十方諸佛恩，誦『觀自在』、『般若』百遍千遍，滅罪不虛。晝夜常誦，無願不過（果）。」（斯四四〇六號）

「奉為母羊兩口，羔子一口，寫經一卷，領受功德，解怨釋結。」（斯四四四一號）

「景雲二年（七一）四月八日，孔道生妻張為男思忠敬寫。」（伯二八八四號）

「天福五年（九四〇）庚子歲十月十六日，弟子吳幸通奉為龍天八部護隴右之疆場，我僕射福同海岳，永壽無虧傾；次為先靈考妣，神游淨域之宮，往託菡華（蓮）臺；現存護泰，永保長春；

闔門大小，代無災橫之患；家富門興，永充虔誠供養。」（伯三〇四五號）

「此經元（原）於《大般若》中流出，如《法華經·普門品》別行之類是也。三藏法師玄奘每受持而有靈驗，是故別譯以流通。若人清心澡浴，著鮮潔衣，端身正坐，一誦五百遍者，除九十五種邪道。善願從心，度一切苦厄。」（斯三〇一九號）

自此，又有多人曾翻譯《般若心經》。根據我目前掌握的材料，它先後被譯達二十一次之多，其中既有漢文意譯本，也有漢註梵音本及梵漢翻對字音本。現將這些譯本的大致情況，包括它們的翻譯、入藏流傳、版本及收入本書時的若干問題，簡單介紹如下：

一、《摩訶般若波羅蜜咒經》，又稱《般若波羅蜜咒經》，一卷，吳支謙譯。該經亡佚已久，詳情不明。

二、《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又名《摩訶大明咒經》，一卷，姚秦鳩摩羅什譯。我國歷代漢文大藏經均收此經。本書係依《中華藏》本影印。

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唐玄奘譯。歷代大藏均收。這是所有《般若心經》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譯本。本書係依《中華藏》本影印。

比較羅什、玄奘兩譯本，內容基本相同，行文互有參差，玄奘本要更凝煉些。羅什本的有些文字是玄奘本所沒有的，我想，這恐怕不是兩人翻譯風格不同所致，而是兩人所據的梵文原本就不相同。

四、《般若波羅蜜多那經》，一卷，唐菩提流志譯。《開元錄》註稱：「與《摩訶大明咒經》等同本，長壽二年（六九三）於佛授記寺譯。」<sup>〔三〕</sup>智昇撰《開元錄》時此本已尋索未獲，故亡佚亦久，現詳情不明。

五、《摩訶般若隨心經》，一卷，唐實叉難陀譯。此本於智昇撰《開元錄》時已屬闕本，故詳情亦不明。

六、《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唐義淨譯。

這個譯本有點問題。我國歷代經錄均未記載這個譯本，歷代大藏亦均不收。但日本存有此本的抄本，中野慧達將它編入《梵漢般若心經異本集》（以下簡稱《心經異本集》），並被收入《日本大藏經》。該本署名為「唐三藏法師義淨三藏譯」，但審視經文，則除了首尾兩句外，其餘的經文全都被略去了，註云：「以下同玄

奘譯，故省之。有異處書之。」所謂的「有異處」，僅是最後的咒語：玄奘本咒語用漢字音譯；而《心經異本集》之義淨本的咒語是梵文原文。但義淨本咒語下有註曰：「異本如上，作漢字」，則似乎義淨原譯本的咒語也是漢文音譯？即使義淨原譯本的咒語就是梵文，從這些梵文的讀音看，與玄奘本的咒語並無二致，那麼，義淨本自己的特點又在哪裏呢？

《心經異本集》所載義淨本的末尾附了一條持誦功德文，謂：「此經破十惡、五逆、九十五種邪道。若欲供養十方諸佛，報十方諸佛恩，當誦『觀世音』、『般若』百遍千遍無間，晝夜常誦此經，無願不果。」這條持誦功德文與本文前面所錄的斯四四〇六號題記基本相同，想必同出一源。又據《貞元錄》卷十四，這條功德文最初很可能出於羅什譯《摩訶大明咒經》之後，也就是說，這條持誦功德文也不見得出自義淨之手。

凡此種種，這個所謂的義淨本是否真是義淨所譯，實在有點可疑。

不過，據義淨逝世後不久盧琛所撰塔銘稱，義淨前後譯經一百零七部，計四百二十八卷。這是當時人的載述，完全可以信從。但智昇撰《開元錄》只搜集著錄了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其後圓照編《貞元錄》，又訪得七部五十卷。這樣，我們現在能够知道名稱的義淨譯經只有六十八部，二百八十九卷。也就是說，還有三十九部，一百三十九卷湮沒無聞。義淨所譯的經中，頗有與前人重出的，也有參考前人譯文而加斟酌損益的。因此，在沒有更確鑿的證據之前，似乎也不宜斷然把它排除在義淨譯經之外。

鑑於此，本書依《日本大藏經》收入此經，但把它列在第一部分的末尾，以示存疑。

七、《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唐法月譯。

關於這個譯本，有些情況要說明一下。

法月是東天竺人，但因游歷於中印度，故也稱為「摩揭陀國人」。梵名「達摩戰坦羅」，意為「法月」。據稱他「學通三藏，善達醫明，利物隨緣，至龜茲國。」<sup>(四)</sup>開元十四年（七二六）在龜茲受具足戒，並學習漢文。開元十八年（七三〇）因安西節度使呂休林表薦入朝。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到長安。《貞元錄》載：「所司奏引對大內，進奉方術、醫方、梵藥、藥草、經書，稱愜天心。……方藥、本草隨譯上聞。三餘之間，遂譯《普遍智

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五)由此可知，在玄宗朝，法月主要被視作游方醫僧，本經是法月在翻譯方藥、本草時，利用業餘時間翻譯的。

據《貞元錄》載，法月譯出的這部《般若心經》，與羅什、玄奘譯本的內容基本相同，但是，前此的兩個譯本「但有正宗，並無序分及流通分，今法月所譯三分具全。正宗經文不異玄奘譯者。」(六)也就是說，梵本《般若心經》有兩種形態：一種只有正宗分，即羅什、玄奘所據本；另一種三分具足，即法月所據本。現學術界一般把前一種形態稱作「小本」；而把三分具足的形態稱作「大本」。在法月之前，大本尚未被譯為漢文，這也許可以說明醫僧法月為什麼敢於在羅什、玄奘等大家之後，又譯出另一種《般若心經》，而又把玄奘本的文字，幾乎原封不動地抄入自己譯本的正宗分。

因法月是開元二十年到長安的，其時智昇已完成了他的名著《開元釋教錄》，因此，法月所譯的《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自然不可能被收入《開元錄》，故而也沒有被《開寶藏》所收。早期刻本藏經中收入該經的有《崇寧藏》、《毘盧藏》、《高麗藏》與《趙城金藏》。《崇寧藏》、《毘盧藏》屬南方系統，它們與《開寶藏》同是很自然的。《高麗藏》、《趙城金藏》均屬《開寶藏》系統，為什麼會收這部經呢？原來問題的癥結在《契丹藏》。現房山石經收有法月譯《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千字文編號作「杜」，證明它曾被收入《契丹藏》。因《趙城金藏》與現傳世的二刻《高麗藏》均曾據《契丹藏》補正考訂，所以收有《契丹藏》入藏經。由此，對《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清理各刻本藏經的相互遞演關係，這是很有意義的。但問題並沒有結束。現諸藏所收的《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署名皆作「法月重譯」，房山石經亦如此，因此這種署名法應是可信的。「重譯」言者，就是說前此法月已譯過一部《般若心經》，這是他的第二次翻譯本。誠若此，那末法月所譯的第一個譯本是什麼？現在又在哪儿呢？

查《日本大藏經》所載《般若心經異本集》，共載有兩種法月譯本：一部題名「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署名為「摩竭陀國三藏沙門法月重譯」，亦即諸大藏經所收本。另一部作「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署名為「東天竺國沙門法月三藏譯」。《般若心經異本集》沒有說明後一種經原本的來源，但在該經的末尾有這麼一

條小字註記：「大唐國青龍寺東塔院經本，《貞元錄》云：『《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從這條註記可知，這一經本應是入唐僧人帶回日本，又輾轉收入《般若心經異本集》中的。

對照兩本，其內容基本相同，但序分及正宗分前半部分的文字互有參差。從差異處考察，應該承認重譯本的文字稍優，這祇要將兩本稍加對照，即可明白。這兒為節省篇幅，就不一一舉例了。各種譯本的《心經》，除了其它的文字差異之外，有一個很有特徵性的用詞差異，即對釋迦牟尼所入三昧的稱法不同。這一點我在下文將一一隨文指出。而法月所譯的這兩種本子，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都被佛入「三昧總持」。由此，我認為《般若心經異本集》所收的法月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可信為是法月的第一個譯本。可能因為隨着法月居華日久，漢文水平日益提高，對當年利用業餘時間譯出的第一個《般若心經》不甚滿意，故又重新訂正潤飾，並改動經名，形成所謂「重譯本」。法月是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離長安返西域的。從那時起，直到貞元年間，纔由圓照出面重修釋教目錄，相隔年代既久，中間又有「安史之亂」等變故，法月的那一番譯經過程早已被人遺忘，故《貞元錄》也沒有說明他曾有先後兩個譯本。虧得諸藏所收本的署名還透露出「重譯」這一信息，使我們能將這一問題搞清；而在日本居然還保存着法月的初譯本，這更是令人高興的事。

這兒列為第七次翻譯的，就是法月的這個初譯本。本書是據《日本大藏經》收入的。

八、《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唐法月重譯。

這就是法月的第二個譯本。關於它的情况，前面已經介紹，這兒就不多說了。本書係據《高麗藏》本影印。

九、《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唐般若共利言等譯。

此經係貞元六年（七九〇）八月十一日譯出。與法月本同本異譯，亦屬大本系統，但行文頗有差異。它的特徵性語匯是稱佛「入三昧，名甚深廣大」。本經僅見於《高麗藏》與《趙城金藏》，不見於其餘諸藏，亦不見於房山石經。後一點頗令人不解：按理說，既然該經僅為《麗》、《金》兩藏所收，則其來源只能出於《契丹藏》。也就是說，房山石經應有它的經本。我想，或者《契丹藏》確收此經，但房山石經未刻；或房山石經已



刻，祇是我們目前尚未發現。——從各方面的綫索看，房山很可能還蘊藏着一批至今尚未發現的石經。我期望將來能有機會解開這個謎。當然，這兒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性，《麗》、《金》兩藏所收本經，並非源自《丹藏》，而是另有來歷。若果真如此，則為我們研究歷代諸藏之遞演，提供了一條新的綫索。但我本人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究竟如何，要靠今後的新材料來證實。

本書據《高麗藏》影印本經。敦煌遺書中也發現一件本經的抄本，為斯六八九七號，附供參閱。

十、《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唐法成譯。

法成係敦煌被吐蕃統治時期及歸義軍初期活動於敦煌的著名藏族僧人、翻譯家。又稱「管·法成」。他學識淵博，曾將大批漢文佛典譯作藏文，亦將不少藏文佛典譯作漢文。本經即是他從藏文譯出的。本經係大本，內容與法月、般若等本基本相同，但更接近於般若本。帶特徵的語匯則是稱「入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異門」。

本經譯於敦煌，未傳入中原，故亦未為我國古代大藏經所收。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後，該經被日本《大正藏》收入第八卷，編號為二五五，經題下稱：「敦煌石室本」，署名作「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譯」。《昭和法寶總目錄》所載《大正新修大藏經勘同目錄》稱本經原件藏於大英圖書館，但未註明編號。我曾遍查已公布之斯坦因敦煌遺書縮微膠卷及黃永武編《敦煌寶藏》，均未發現該號。近承榮新江同志覆印惠贈上山大峻《大蕃國大德三藏法師法成之研究》（載《亞洲文化史論叢》一，山川出版社，一九七八年），該文稱《大正藏》所收的法成譯《般若心經》實係依據一九一九年北京刻經處編印的《心經七譯本》彙錄的，並提出該經原件可能藏於北京圖書館。據我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北京圖書館並未收藏上山所指該經的原件。因此，該經原件的下落究竟在何處，尚需進一步查訪。若得諸有心人共同努力，幸何如之！

在敦煌遺書伯希和特藏中，存有本經一件，編號為伯四八八二號，卷首署名作「大蕃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譯」，「大蕃」二字，恰好補足前述《大正藏》署名之殘缺。伯四八八二號為梵莢裝，從縮微膠卷看，似乎為兩片，正反面書寫。與一般梵莢裝留兩個穿綫洞不同，該件每片中間留一個圓形空白，打上穿綫的洞